▲本報各稿皆有版權及著作權業經註冊翻印必究▼

佛

（大可）

章教長改革教育方針、主張『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佛學爲精神』、有人說『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原是前清張南皮一班人的辦學宗旨、惟有『佛學』乃是韓退之老夫子所謂夷狄之一法耳、在此反宗教運動劇烈時、定爲教育方針、豈不予人以口實嗎、我說、錯了、你們不瞧瞧現在是什麼時代、現在正是『佛』法的時代、一位西藏的『活佛』、到了中國、（這句句子假有毛病但是大家已用慣了我也落得馬馬虎虎）上自執政、下至平民、那一個不是熱烈的歡迎、還有那法蘭西『金佛』、不但政府要想叨叨佛光、便是軍閥、政客、學者、新聞記者、都想揩揩佛油、至於我們小記者們、雖然夠不上拍西藏『活佛』的馬、然而對於本報濟公『活佛』的馬、是不能不拍的、雖叨不到法蘭西『金佛』的光、然而對於面闊闊『番佛』的光、是不能不叨的、喂！濟公！你看我這一拍拍得如何？（濟公道、可惜老衲沒有番佛本可、你拍錯了也、）

班禪來滬記

（空閑大俠）

風靡一時之班禪活佛、茲已由滬而去杭矣、當旬日之前、父執嘯林先生商設班禪臨時招待所、先擬假愛儷園、總因他種關題、乃改設於舍間、是日也、高朋滿座、盛極一時、滬上中西有名人物、及大小報界諸文士、一齊蒞到、悉以一睹佛面爲榮、茲將歡迎班禪之前後狀況、拉雜記之、呈覽和尚、列之鑽報、以博閱者一粲焉、

▲當嘯林先生由京祝假執政壽返申時、即晉得班禪之允諾、將作江南遊、並在申埔小作勾留、自此消息傳佈後、海上諸大寺院、如龍華寺、靜安寺等諸方丈、日促於嘯林先生家、謂活佛來滬時、請彼轉求活佛向該院一度光顧云、

▲班禪之寓所、本擬設在舍間、繼恐人衆不敷應用、故改寓新西區、惟初七日之報紙上、載有某某等代表擔任招待等語、因之上午即有持片來防者甚多、隨去隨來、不勝其煩、

▲班禪來滬之電報到後、余家門前即東黃□□、草地上鋪以地板、搭大棚、結戲台、週圍以黃布、惟賓器等□□預備、乃臨時購買三百元、趕工架棚、歷四日夜始完工、

▲賓客之來赴宴者、先期俱有贈柬門票爲憑、本備大菜二百客、詎知臨時要求參觀者反逾原額、於是再補辦若干、且又有賓客而率賓客、及無票硬入門者、總計約在千人以外、因再添大菜五百客、素餐一百客、

▲東廂房爲活佛之休息所、室中几榻一律用黃緞套、窗簾亦以黃綾爲之、此室因班禪嫌太嘈雜、須臾即去、廳中懸一幅燈佛字、坐位本設廊下桌中、因參拜不便、改設壇坐、

▲是日劇目、本爲共舞台班底、大觀朝、黃金台、王榮森桑園會、小蘭春落馬湖、文秀之查頭關、趙松樵陳彩清平貴別窰、林樹森故城相會、粉菊花大賣藝、呂美玉鳳陽花鼓、蓋叫天大舞乾坤圈、郭仲衡取成都、貫大元打鼓罵曹、程艷秋玉堂春、戲目本係早日排就、惟程艷秋道出豫州、爲張宗昌所挽留、不能準日而到、劇目乃稍有更動、小蘭春患足疾、落馬湖抽去未唱、別窰至將開未歸時、班禪蒞臨、各賓客乃聚觀其佛身、直俟班禪去後、臺上再演別窰、粉菊花之大賣藝、博得彩聲不少、鳳陽花鼓未演、其蓋叫天之大舞乾坤圈後、即爲郭仲衡之取成都、堪稱傑作、繼爲貫大元之打鼓罵曹、極賣力、惜所攜之鼓、太形狹小、曹操臨時易丁長勝庖代、減色不少、大軸本爲程艷秋玉堂春、後以呂美玉代之、而本報之濟公活佛則謂玉堂春、反不似打花鼓爲有味也、

▲班禪頭頂紅結黃瓜皮帽、身服黃馬褂、黃袍子、鞋子似茅山道士所穿者、在上海新購一付托力克、爲佛面增色不少、活佛高座堂上、於是張嘯林、杜月生、黃金榮、家大人以及領事等、遂一一與之行禮、班禪又用翻譯演說因果一段、既因熱度太高、佛身恐爲融化、乃興辭而去、

▲當活佛煩熱時、余曾以最所用之檀香骨扇、呈新佛一用、開扇閱曰、此扇柄上可鐫『班禪活佛用過』數字、

▲班禪因佛誕日、不食葷、惟飲牛乳、女客中有提議、請俟活佛飲後、取其剩餘者飲之、必能增福延壽、班禪去後、復欲索此一杯殘肴、竟不可得、追者必爲捷足者先飲之矣、

▲班禪具和袜、所言多中肯、此次蒞滬、因歡迎者太衆、無少休息、莫能聆其術、良可惜也、其他各節、載各報、恕不贅述、

電影家之風流史（一）

（天平人）

有名程雲年者、『懊悔』影片之主角也、數年前曾與其表妹君鳳女士互訂密約、時程肄業滬西某校、女亦讀書該處某英美女學、每逢假日、女家輒遣汽車來接、靜安寺上、釵光帽影、時留芳蹤、卿卿我我、校生見之、莫不嫉妒、女有兄某、麻而黑、佐其父經營繭廠、時獲鉅金、去年妻亡、娶前任某縣長女爲繼絃、結褵月餘、勃谿時聞、宿於母家日多、後竟與程私戀、惟程已棄學改就某報翻譯、故在外所作歐行、君鳳絕不稍知、遇面時雖見程與其嫂舉止不正、然事無佐證、祇得暗戒勿與其嫂親熱耳、當春假前、程曾允伴女及其嫂母赴杭小遊、行期已定、程忽不知所往、詢之影戲公司中人、亦支吾其辭、有謂夜間不返者、有謂昨夜一時返、今晨即外出者、女懊喪欲絕、芳心忐忑、深恐遭不測也、距路經滬西路某旅館、則見程與其嫂、雙雙由內而出、一見之下、忿妒欲絕、遂返家作書絕之、信中略謂荷汝再蒞余家者、則爾之秘密、悉將白之父兄、程遂懼不敢往、如花弱女、我見猶憐、一旦唾棄不知程將作何狀態也、程前曾與某氏女訂有婚約、迨來滬後、無故竟毀婚約、致該女幾尋短見、今程遭此事、亦可謂因果不爽矣、

臥治

（蘭隱）

傳來妙語太荒唐。臥治如何也不妨。官舍原非酬參地。那堪吩咐作胡牀。

豫長省孫岳、因病呈請辭職、段干木親批不妨臥治四字、君子妙語、堪與『驚有後悔』『阿翁癡聾』等、後先輝映也、

電車站一瞥記

（一鑿）

大馬路之中、有樓曰日昇、樓周者、地因以名焉、其地爲全滬中心地點、交通四達、終朝車水馬龍、絡繹不絕、一昨之夕、記者公畢、擬乘二路電車返寓、因守於電車站旁、有一女郎先余在、嬌小玲瓏、風姿娉娜、諦視之、則吾國鼎鼎大名之電影女明星中國曼麗璧克福黎明暉女士也、女士回眸見余、略一瞥、即引目他顧、既而掩口作葫蘆笑、一若嘲余之寒酸態、余大窘且憤、掉首不之視、俄而來一少年、戴尖頂小帽、面目黧黑、乍見之、幾疑爲紅頭阿三之貴同宗焉、見女士、狂喜、疾步趨前、高呼曰、密司何往、女士見之、亦回眸而笑、由笑聲中聞其不甚清晰之聲曰、公司中去、其人曰、甚佳、余亦正欲往公司去、女士笑曰、如此則余等同車耳、其人聞言益喜、從黑容上泛出桃紅色、益增其天然之彩色美、女士亦將身趨近其人身傍、一若小鳥之依人、二人密密細語、語多低微不可辨、微聞偽男子問曰、某某等有特別關係否、某某等何其親暱也等語、女士則時而點其首、時而搖其頭、既而其人復探囊中皮篋、出一卡片示女士曰、汝識此人否、余睨視其卡片中人、則屢在本報大求人疵之密司脫愛而（此人大名大有洋涇浜譯音）也、女士見而頻搖其首曰、不認識、其人聞言、面現奇訝之色、問曰眞、乃公司中之甄考員、汝豈亦不之識耶、女士仍搖首曰、眞個不認識、其人無言、乃復片篋中、復理其疊疊之自己名卡、余復睨視其片、始知此人乃影戲界中之著名小生王二虎也、此時電車已疾馳而來、其人乃力挾女士登車、余因體質太弱、無力擠上、且恐遭賣票者之推下也、祇得俟第二次車來再乘、歸家之後、適遇密司脫愛而來寓訪我、因述所見以告、愛而聞言笑曰、此中尚有一段有趣之秘史、殊足供貴報材料不少也、因述所知告我、事多爲電影界中之珍聞、此篇因標題爲電車站一瞥記、故僅記電車站之所見、至於愛而君之言、當紀載於下期本報、

迎佛送道於中之零訊

（倚和尚）

上月三十日、班禪來滬、張嘯林杜月生范回春三君發起設宴歡迎於聖母院路二號范宅、先是柬邀紳商報界諸名流、是日到者約千餘人、蹌蹌濟濟盛極一時、同時又有六十二代天師張元旭之出殯、儀仗綿亘二三里、形形色色、亦有爲滬人士所未覩者、大小各報、均有記載、似無須鄙人之喋喋矣、惟瑣事趣聞、間有未經人道者、因再記數則、以博讀者一粲焉、

關於歡迎班禪者、本報空閑大俠記之甚詳、空閑大俠、即范回春君之公子、是日在場招待來賓、甚形忙碌、場中趣事、未能盡知、茲就鄙人所知者、報告如下、

李茂芝丁長勝演黃金台時、將煥館一腳踢出、落在曹孫公斝上、乘者大笑、曹爲捧粉菊花之忠臣、故粉菊花之大賣藝演過後、曹即託故退出、

演鬥回時、喧傳活佛駕到、來賓爭上戲台觀看、時李桂芳正在台上打瞌睡、黃文農撫其肩曰、你達去、不要打瞌睡、讓我們看活佛罷、

女賓中有梳朝前頭之老太太、聞即何豐林之母、何母已五六十歲、而猶梳朝前頭、可異也、

女賓由張嘯林之夫人茄立克招待、茄立克年齡秀、態度自然、彷彿鷄羣之鶴、

張天師出殯、送喪者均係道士、約有二三千人、開路者係一老道士、向乘作揖、

天師靈柩經過海崇侯廟、廟祝掛『公出』牌於門首、聞海崇侯照例應出外迎接、故託辭公出、以免麻煩、說者謂神佛亦打誑話、可笑也、

□謝謝 今日上午十時大中華影片公司所攝新片『戰功』、在中央大戲院試映、承惠入座劵四紙、謝謝

▲啟事 本期稿件擁擠、長篇小說奈何天學潮蟲簡、均暫停一期、

△注意 本報啓事刊外中縫▽

笑舞臺
最著名的上海社會時事新劇
銀幕女郎 黃愛珠 遺恨記
新編三本
自今日起每晚開演

群芳臺邊

（雙玉）

緣由 有讀群芳臺上及群芳臺裏兩篇而稱善者、謂予曰、足下所書群芳臺上之歌妓名花、繪聲繪色、令人絕倒、而於群芳臺裏之燕語鶯聲、亦彩容畫致、引人躍躍、奈獨於群芳臺邊之奇形怪狀、忽而略之、斯何故歟、予曰、群芳臺邊之形、醜形也、群芳臺邊之狀、惡狀也、殷予描摹之、必致開罪於諸位自命護花健將之前耳、客曰、游戲三昧、無傷大雅、君子可弗過慮也、予被逼、不獲辭、因草斯篇、濫揚捧角、群芳臺邊之知音人、厥數凡四、之四人者、反比例之潘安張緒也、無分晝夜、尖以桂花之秦、而歆仰乎姐兒憐惜、吾知其弗可、然若蠶捧之咏之、卒勸懈、登乎關之眞正知音人、非可與小白臉之安鄉佳人青睞者同日而語、爰將四人、分述於后、

（一）第一位年最長、身長亦偉、貌醜不堪、自號日髯公、髯既弗美、亦不長、顧其命名、適見其善作詼諧之歌、（嘗語人曰、群芳臺前、是公共之歡樂場也、其捧角宗旨、有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有譏以臣爾缺勒克者、（譯音謂老牌戲獸也）亦笑而受之、毫未爲忤、殆亦老年人善於涵養之故歟、每當聆歌拍板之際、五指（一手之故）頓動、如發羊癲之瘋、間或按拍擊節、若接若離、媚態百出、見者莫不掩口胡盧、實捨歌妓而專觀是公也、

（二）第二位、年逾而立、面帶灰色、鴉片癮之流亞也、舞捧熊情、今捧弟弟、每聞人曰、吾人既厭耗塵、浮生若夢、爲懽幾何、古人秉燭而且夜游、而況群芳臺前、電炬宵明、照同白晝乎、以故無日不到、無夕不至、抑且每至、必坐台前第一排、哲獎發之徒、狹即必緊、欲飾餐秀色者、宜乎愈以近爲妙也、（未完）

尼菴一瞥記

（張志慶）

痴和尚曰、余嘗數數遊武林、留連於湖光山色間、不知有此種好去處也、今讀張君志慶之尼庵一瞥記、乃知桃源洞口、尚有歧路可通、余明年再往、必當闖此中老遊客而問津焉、

上月十七、余偕三五友人作杭遊、留連五日而返、二十日午後、余正與友人閒談、杭友楊仕傑君、忽來訪我、並被邀至某尼庵、余思尼庵無非燒香拜佛已耳、楊君何以如此起興、及至某庵、乃大出余之所料、因濡筆記之、

杭州萬安橋、有某某庵、庵中女尼凡七八、年可十八九者四、二十餘歲者三、皆身服旗袍、濃裝艷裹、雖上海之著名妓女、亦不過爾爾、庵中使喚、悉係女人、是日余等至庵後、亦並無大奇、大殿有佛三尊、陳設不甚考究、余等正相顧間、即有楊君素悉之三兒者、（亦女人、該庵管事人也）出而招待、導余等至後進、傳點有客至、於是七尼相繼自房出、至我等前、各獻殷勤、余等適亦七人、遂被各拉一人至其粧閣、與余暱者、名妙月兒、年可十八九、面龐楚楚、頗可人意、皮膚白嫩、打扮甚新奇、至房間後、敬茶遞煙、例如妓院、獻媚手段、較妓女爲尤甚、

房中有半鋪床一、淡妃色帳簾半掩床、內置粉紅印白湖縐被各一、摺疊整齊、一對繡花枕頭、橫置被上、雪白被褥、纖潔無塵、正中置紅木碰和桌一、兩旁几椅、悉係紅木、脉渦有西式面湯台、並大玻璃廚各一、余方與該尼閑談間、楊君來囑余坐席、席間諸尼各歌一曲、使胡琴者係有髮女人、歌後諸尼在側陪坐、妙月兒咬耳謂余曰、晚上不可回去、經余婉言回絕、該尼悻悻之色、流溢眉宇、亦無可奈我何也、飯罷、作雀戲、八圈既完、頭錢已有三十元、時已夜半十二句鐘、余等遂別楊君而歸、翌日、與楊君談起住宿等一切價值、楊君曰、余因有內線、價目較衆便宜、攏總每席念元、住宿因係老主客、可不必化錢、惟陪客費每人二元耳、至於生客、價目殊不一定、然無內線或外行者、亦難得其門而入也、

待晴寄廬漫筆

世俗每以黃金比高品、糞土喻賤物、然無黃金、人類猶可生存、無糞土、則衆生命將安託、何貴何賤、無待深辯、然而世人不悟也、久矣、

百業均有所祀、大抵衆沙及本業者奉之、如木石匠祀公輸、衣匠祀軒轅、酒坊祀杜康之類、不可盡舉、聞杭州養濟院所祀土地爲嚴嵩、蓋傳嚴嵩晚年曾寄食養濟院、若是、誠係乞丐之前輩、然其友祀之、亦未可謂非、諸如此類、率皆欲藉昔人之遺望以自重而已、猶今之一切名譽職、亦必羅致聲望素著者任之耳、

「最後之良心」之我見

（百勝將）

明星公司新片『最後之良心』、試映於中央戲院、聞此片原擬命名『養媳婦』、後改此名、實較前爲優、鄙人亦爲參觀之一份子、茲就管見所及、與電影界諸君一商榷之、

此片劇情含有深曲之意味、對於舊式婚姻中各種不良制度、痛下針砭、使觀衆受一種極深之感觸、有益社會、殊非淺鮮、表演方面以飾田舍翁之王吉亭、及飾秦春華之宣景琳女士爲最佳、舉動自然、毫無生硬處、黃爲貞女士飾秦伯仁之妻、亦甚自然、關係初入電影界者、表現至此、殊屬難能、蕭養素女士之媳婦、面部無表情、走路姿勢不雅觀、深望蕭女士再加以深刻的研究、將來或能有所造就也、王獻齋之富翁秦伯仁、尚屬稱職、痴病一段最好、然有數處失之太火、或不及、此角如鴟鴞不死、必更有可觀、驟章被搶一節、按北道之車夫一見強盜、即執鞭跪於路側、勝負攸爲不問、俟搶畢後、再驅車就道、而養媳婦費久坐床遂、殊覺失當、黃君甫之獸獸默默、演來甚好、跑跟跌倒、藝術尚不壞、秦妻之死、未免太快、副意於說明中補白其跌傷致命、較覺明瞭、明星諸公、以爲然否、是片布景甚好、內景用燈光成、明星用燈、倘爲初次、已有如斯成績、將來進步、無可限量、殊爲我中國影界前途慶幸也、

節男破貞記

（人甯）

吾友清河生、含璞抱貞、堅持清操、花信過二十四番、而尚未經人道、曾以事至徐郡、旅店宵永、頗苦岑寂、乃稍稍交游以自遣、北巷綺筵、鳳樓歌席、初僅參預末坐、聊解幽緒、繼而漸入佳境、遂時時爲入幕賓矣、一夕告予曰、婦人飢有電、觸人便醉、而於蓄電池爲尤甚、吾並細探蓄電池之組織、有類撲當池口、柔膩膩滑、試捺之、則骨骼酥鬆、徧體癱瘓、吾爾時猶秉道體尚堅、未爲魔所乘、否必投身火窟、魂銷眞個矣、予曰、佛家警隔牆聞釵釧聲爲破戒、子若此、殆將沈淪慾海、而復何言、第以世間俗言之、則飲食男女、大欲所存、予於子又何怪、所不堪者、此間一片土、無異芒碭草澤、久成豐沛子弟馳逐之所、南風不競、無以敵北方之強、其不潰敗致衄者幾希、況彼其劍戟杜者流、向無元章之潔癖、子不幸而沾其餘瀝、貽禍於身、時更有面目見江東父老耶、清河生予言、又似不能用、予知其然、乃堅壁清野、格使不與敵人接仗、清河益鬱鬱、乃遁至歷下作清游、此中事、予未及究詰、然風聞渠已背予戒矣、既而返滬、清河一變其曩昔之態度、日馳逐於北里韓莊間、喚嫋之輿、與日俱張、蓋先後判若兩人矣、清河固有用材、始則篤志嗜學、守身如玉、不謂其覺一至於此、留仙所謂嫦娥被盜污而縱奸者、殆其流亞歟、

來呀

（蘭隱）

斜倚門前笑臉開。逢人高喚濫招徠。怪聲醜態堪憐甚。卻似山梁雌雉來。

南京路某洋貨店門首、立二少年、裝束入時、笑容滿面、見客過、輒高呼來呀、來呀、進來白相相呀、怪聲醜態、與四馬路之野雞拉客無異、商界有爲、一至於是、可嘆哉、

對於評影家之求疵錄（六）

（懷麟）

再者、以上所得之疵、不外三人、一顧蕣女士、一聯趾周某、一憶蘭、細攷其實、憶蘭即顧蕣女士之化名、顧蕣女士爲誰、諒數年前曾與務本女學學生交際者、類皆知之、即高鼻王女士是也、女士擅于戲劇舞蹈、確有特長、但於電影一門、未聞有若何學識、竟能捉筆作電影文字、亦奇矣、近聞王女士已與聯趾周某結婚、有情人成眷屬、令人可羨、聯趾暇時輙與女士挽臂徜徉于馬路之上、一西服、一高鼻、不知者竟疑爲紅毛人、既與影戲家結婚、則其影戲學識之進步、自屬驚人、或謂女士之作、全係夫捉刀、聯趾竟其名、以博夫人歡心耳、則此篇所指出之疵、總爲聯趾一人之疵矣、何聯趾之疵、若是之多耶、其亦足以自豪矣、雖然、聯趾之疵、雖如多刺之蝟、然倘知一些皮毛、猶有吹毛一求之價值、至若潟蕉大主筆等、（較聯趾周某先生之同貴宗尊花何來辛及霍影報上之敝同宗李更薄聯趾且不如、自鄶以下、更不足論矣、（此尊館汝、寓褒於貶、是春秋筆法也、不知聯趾見之、得勿引爲同調否、一笑、）（完）

書求疵錄後

（松廬）

憶蘭、吾友也、世勛、亦吾友也、二君在今日之我國電影界中、均爲一時知名之評影家、憶蘭持稿來、求世勛之疵、言之累累、惟恐不盡、登出後、世勛亦有稿來聲辨、並轉求憶蘭之疵、縷縷詳述、不厭其煩、夫周李二君、皆爲富於電影學識之士、所言猶多證誤之處、其他一知半解之徒、更無論矣、惟本報以篇幅不多、未能盡量容納、是可惜耳、至於憶蘭所言之當否、讀者不乏明眼人、儘能自加評判、正不必煩周君之辨辯也、松廬對於電影一門、係門外漢、不敢僭中酩一辭、惟竊願周李兩君、愈討論而愈趨愈明、周李二君、其勿以學力爲自詡、一時討論、二君其念兩鄰之誼、正乃藝己之爭友、而勿因此稍損平日之感情也可、

如是我聞

天台山農梅花館主等十餘人組織一詩謎社、定名梅社、地址在雲南路育仁里大報館隔壁林屋山人寓內、定今日成立云、（詩謎）

畫家黃文農在歡迎活佛時、當場速寫佛像數幀、各小報記者爭相攫奪、嚴芙孫得一幀、（哈哈）